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六

睢州宋湯斌

吉水李振裕

同較

繁昌

丁德明監梓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

義曰夫有天地萬物男女夫婦君臣上下莫不有感之道然後得其理故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分乾坤坎離為上經取咸恒既濟未濟為下經以盡天道人事之理咸感也天地之大經夫婦之大倫故為下經之首也亨利貞者言



天地不交則萬物无以化生男女不感則人倫之道廢是皆有感而後亨也然既交感不可邪詔必利以正道則盡感之義故曰亨利貞也取女吉者言感之爲道莫速于男女男女相感然後萬物化生故此卦上兌而下艮在說卦云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言以少男取于少女則人倫正而天地之義畢故咸之道利取女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義曰夫柔者子也臣也婦也女也至賤也剛者父也君也夫也男也至貴也貴上賤下人之常道也人之交感之義也夫女守正靜男以禮下之則夫婦道成而父子之親可見也如賢者懷道義君以禮下之則君臣之義行而上下之禮興也或賢者以道自處君不能以禮下之則君臣之分廢矣是女守而男不以禮下之則夫婦之道亦罔克成也何則天以高而自處其上地以卑而自處其下天

不降氣于下則地氣无由而升如是則陰陽之道  
无以變萬物四時无以成也夫天地尙爾況于人  
乎故感道貴以尊先卑男下女故曰咸感也柔上  
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至取女吉也悉如前義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者此言天氣降于下地氣升  
于上二氣升降而交通則萬物以生以育而各遂  
性命是知交感本自然之理故无所不生无所不  
成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言聖人享天下  
之貴勢藉天下之重器而天下之人均感悅而化  
之者是必推誠信之道使其仁義教化藏人之肌

膚淪人之骨髓然後感悅于心而歸之也是非由  
勞神役思諄諄然取其心而求感之也咸感也卦  
不名感而名咸者聖人不以心求感于人而人自  
感之亦如天地二氣自然交通而萬物化生也觀  
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者天地交感然  
後萬物生男女交感然後天下化凡此類是天地  
萬物之情狀因其所感而可見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義曰按左傳云澤竭則山崩是澤之氣通于山則  
萬物得其濡潤而遂其生成此相感之義也故君

子法此山澤通氣之象必虛其心推其誠以仁義之道行之于身而加之于人則天下之人自然感悅而歸慕之也是非假役役以求人之感也故曰君子以虛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義曰夫感之爲義貴于深當以聖賢之道施爲仁義之教禮樂之化以漸以摩使之入人之肌膚藏民之骨髓然後天下之人皆合心畢慮感悅于上也上下交相感悅是由感之道深故也今咸其拇夫拇者足之趾不能自動者也蓋初六居艮之始

處卦之下不能自有所動是所感止及于趾感之道不深而淺末者也故曰咸其拇也象曰志在外也者言初六之應在于九四是其所感之道不及于他而志在于應四而已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義曰腓者拇之上股之下躁動之物也夫感悅之道根諸至誠可也今六二居下卦之中始能離初之拇不以至誠感人而務在躁動是不能使天下之人自然而感如足之腓躁動不常速凶之道也居吉者言六二居中得正夫能以道自處不務躁

也然猶能履尚謙沖若守之以正則吉可獲而悔  
可亾也憧憧者往來不絕之貌也以天下之大生  
靈之衆不可家至戶曉在聖人推至誠之道仁義  
之化以廣洽之則自然感悅而歸之是聖人感人  
之心必在虛已之心也今九四憧憧然往來勞苦  
其思慮而求人之悅但顧已之私應不能感于天  
下惟已之朋黨則從爾之思慮而歸之是不能盡  
感之道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也象曰貞吉  
悔亾未感害也者言能守正得吉是所感未至于  
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者按繫辭曰天下何思

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  
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  
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  
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  
神知化德之盛也今九四不能虛心以感于人乃  
憧憧以求之是其道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義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夫居至尊之位必須謙

動以求感于人但居其所推至誠以及人則天下之人自然感而歸之故曰居吉也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者言六二所感之道雖未能深感人心而有凶然若以道自處則得其吉是能順于道而不至有害者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義曰股者上體之下下體之上隨足而動者也九三以剛處下卦之上而應在上六但志于隨人故若股之爲物不能自主足動則動足止則止是其

志淺末者也執其隨者言九三不能以道自處徒欲觀人之顏色察人之辭意以爲感悅之道是所執之志在于隨人而已以此而往鄙吝之道故曰執其隨往吝也象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者言九三之志止務隨人以求感悅不能高尚其爲是所執卑下也

九四貞吉悔亾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亾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義曰九四居股之上處悔之下心之象也夫感之道所利者正今九四以陽居陰失其正道本有悔

也然猶能履尚謙沖若守之以正則吉可獲而悔  
可亾也憧憧者往來不絕之貌也以天下之大生  
靈之衆不可家至戶曉在聖人推至誠之道仁義  
之化以廣洽之則自然感悅而歸之是聖人感人  
之心必在虛已之心也今九四憧憧然往來勞苦  
其思慮而求人之悅但顧已之私應不能感于天  
下惟已之朋黨則從爾之思慮而歸之是不能盡  
感之道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也象曰貞吉  
悔亾未感害也者言能守正得吉是所感未至于  
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者按繫辭曰天下何思

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  
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  
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  
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  
神知化德之盛也今九四不能虛心以感于人乃  
憧憧以求之是其道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義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夫居至尊之位必須謙



周易口義 卷六  
六  
冲禮下于臣民擴仁義之道使教化行于天下德  
教深被于四海則天下之人自然感悅于上今九  
五以陽居陽不能禮下于臣民以尊而自恃以貴  
而自驕不能盡感悅于天下者也夫以心感物猶  
未爲得況過于心之上乎其不盡感之道明矣无  
悔者以其居中得正處于尊位猶可以无悔也象  
曰咸其脢志末也者夫爲感之主而不能盡感之  
道其存志淺末可知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義曰輔者口輔也上六處一卦之終以人體言之  
輔頰之象也言上六不能施仁義至誠之道自然  
感悅于天下徒戚施面柔以甘言美辭求感于人  
是所感在于口輔故曰咸其輔頰舌也象曰滕口  
說也者言不能感人以至誠但滕口頰以語言求  
感而已

恒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義曰序卦云夫婦之道不可不久故受之以恒恒  
常久也言男下于女故能成夫婦之道夫婦之道  
既成則能成家君下于臣故能成君臣之道君臣

之道既成則能成國國家既成不可不久故受之  
以恒也然謂之恒者異爲長女震爲長男二長相  
與故恒久不息以成家也然咸以二少恒以二長  
者蓋始則所感之道貴于速故以二少言之男女  
既別夫婦既成則不可不久故以長言之取長久  
之義故曰恒也亨无咎者言夫婦之道君臣之義  
既皆久而不變以至于亨既獲其亨何咎之有利  
貞者夫常久之道所利者貞久而不貞與不久同  
也夫婦既久欲成一家之事者不可不貞君臣既  
久欲成天下之治亦不可不貞夫婦君臣无所不

正則常久之道成矣利有攸往者言人之所守能  
至誠不息執節不變積日累月積月成歲以至終  
而復始无有窮已則无所往而不利是故爲君子  
爲學能常久而不已則可至于賢聖爲君臣爲治  
能常久而不變則可以施仁義禮樂以化成天下  
故行之一身行之一家行之一國以至行之天下  
均能不變所守則其道大成道既大成則所往何  
不利之有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義曰震上爲剛至貴也巽下爲柔至賤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而常道已成言之一家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言之一國則君以尊而位乎上臣以卑而處其下內外上下之分定故國家之道成矣雷風相與者夫雷得風則益威風得雷則愈盛二者相資故能助天地生成之功也以人事言之則猶夫婦相與而人倫正君臣相與而教化成蓋

取其相資益而成長久之道也巽而動者此解二卦之體也上體震震爲動下體巽巽爲順以巽而動是猶夫義而婦聽君義而臣忠常久不已以成其道也剛柔皆應恒者蓋此卦剛柔皆相應而不失其常亦猶婦事夫臣事君皆常久不易之道也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者此言凡人之作爲皆能至誠不息悠久其道則得亨无咎利貞之三德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者夫天以高明運行升降晝夜未嘗休息地以博厚容載萬物亦未嘗休息天地之道運行容載久而不變故且高且

周易曰義  
大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者義見前日月得天  
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者夫日往則月來  
月往則日來日月往來而能臨照天下之物無論  
巨細而皆燭之蓋由所麗在天故能久明而无有  
過差也天地之大陰陽之運在于四時故春以生  
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終之或代或謝周而  
復始故能生育萬物以成歲功久而不易也故曰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矣聖人  
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夫天地至大日月運焉  
四時行焉久而不變故照臨四方生育萬物久而  
不易无有窮已也聖人有天下之大居天下之尊  
發政施仁亦必久于其道然後賞罰有常號令有  
信天下之人莫不仰而歸之以成其風化故曰聖  
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矣者夫日月臨照四時變化萬物代  
謝皆久于其道无有窮已則天地萬物之情常久  
而可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義曰震陽爲雷巽陰爲風陰陽相合雷風相資生  
成萬物久而不已以成其道也故君子觀雷風之

象所作所爲由中而不易其道故能常久而成天下之治行天下之道无施而不可方猶道也言其所立不離于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浚也

義曰浚浚也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爲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爲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爲朋友既久則契合愈浚爲君臣既久則諫從言聽而膏澤下于民若是之類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今此初六居下卦之初爲事之始責其

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亟至于周孔爲治之始欲化及于堯舜爲朋友之始欲契合之浚爲君臣之始欲道之大行是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浚故于貞正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言居事之始欲浚于常道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

九二悔亾象曰九二悔亾能久中也

義曰夫天下之道得其大中則萬世所不能變易今九二以陽居陰是失正而本有悔也然以居下卦之中其所行无過无不及使賢者可俯就之不

肖者可企及之如此是得天下之常道而萬世所矜式也又何悔之不亾象曰九二悔亾能久中也者言九二以剛陽之德而能居下卦之中是久于中道而无所變易故悔亾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義曰夫尊卑貴賤內外上下不失其本分則可以爲常久之道今九三居上六柔弱之下是卑者先于尊賤者先于貴不常之人也或承之羞者言尊不尊卑不卑內外混淆貴賤汨亂此則羞辱之事

隨之也貞吝者言德旣无常其于永久真正之道誠足鄙吝也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者言九三旣失其常久之道則所往皆不容也故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鄙賤之徒也其无常而德者尙不可爲况其他乎是則於所處固无容也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義曰田獵也凡禽獸可擒者通謂之禽夫常久之道必本于中正今九四以陽居陰是不正也位不及中是不中也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以不常之人而居大臣之位是无德忝位者也至于爲治則

教化不能行至于撫民則膏澤不能下是猶田獵而無禽可獲也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者言九四于常久之時處非其位猶田獵而無禽必无所得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義曰貞貞固也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也夫為天子之尊有四海之廣民物之繁必使仁義教化流于天下不可執一道守一方必也臨事制宜隨時應變則无施不可也今六五居至尊之位以柔

弱不正之資私一己之應是固執常德不使流通

于天下也婦人吉夫子凶者婦人處閨門之內守

一而已可也夫子處閨門之外則必臨事應變大

有所為可也今六五執守一德不能大有所為但

繫私應是以此道施之婦人則吉而施之夫子則

凶也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者婦人之事固執

其正繫于一人則吉也夫子則當制義而不可泥

于一也若夫子從婦人之道不能以義制事則凶

之道也夫以夫子不能制義尚以為凶况尊為天

子有四海之大者乎凶可知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義曰振動也謂君子可動則動可進則進可靜則靜可退則退動靜進退皆不失正則聖人之道畢矣今上六處恒之上居震之極是滾求妄動之人也以滾求妄動必不明進退動靜之理若以此而往凶之道也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者言動靜既不適時而進退失常于道既凶又何功之有

一而遯



艮下遯亨小利貞夫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遯者退也言天時人事盛久必衰進久必退存久必亾自然之理也此卦所以名遯者蓋二陰浸長進得其位以剝羣陽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君子當此之時則晦跡潛光懷仁卷義以道自容不使小人得窺其所為所謂遯也遯亨者由遯而後亨也夫君子時有通塞道无損益故孟子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是君子所得在內所志在道道充乎內則无所不通得其位則行道于天下非其時則修身見乎世故遯之時必晦跡潛光以遠小人之害則已之道自得



其亨通也小利貞者夫否之卦三陽在上三陰浸長于下君臣隔絕之時故卦辭言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剝之卦五陰盛長一陽在上故曰勿用有攸往是否剝之時全不可以有用至此遯二陰在下四陽在上君子之道猶小可行故曰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義曰遯而亨也者言因遯而得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者剛謂九五也應謂六二也九五以陽居中是剛明中正之君子然而下應于六二之小人者蓋君子之道无固无必可遯則遯此六二之爲小人然能以中順之道附結于已不須遯也故與之應是君子之心通變能與天時俱行故可止則止可行則行若仲尼皇皇于衰周孟子歷游于戰國是皆欲已道之行故小人有能以道附結于已者亦不拒也小利貞浸而長也者言君子所以不得大有爲于世而惟小利于貞者蓋以下之羣陰浸長而小人之黨漸盛也遯之時義大矣哉者遯之道不可遯而遯則道不可行可遯而不遯則必罹小人之害是必隨時適變可遯而遯可也惟

明智之人爲能居之其時義至大故先聖重嘆美之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義曰乾上天也艮下山也山雖高峻亦不能陵于天故假象得遯之義也猶君子遠遯小人不能加害也夫君子之道得行則小人必見誅逐放斥而不得行于朝廷之上苟君子之道不得行則必遠避小人而全身遠害也然今居遯之時若漠然无畏而以嚴厲加于小人而欲亟斥之則必反罹害于已雖然亦不可枉尺直尋依違苟從以求自免

但不加害于小人常使已自有威嚴使小人不敢侵害于已可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義曰遯之時貴于先也尾者處于後也凡卦以上體爲外以下體爲內今此卦二陰在內小人得位而君子在野之象也初六處卦之內最居卦下是衆賢皆遯而已獨在後是不能先時而遯至此始欲亟遠小人則必反爲小人之所制是有危厲也勿用有攸往也者言當是時惟宜依違自守危行

言孫檢身修己以遠小人之害可也故聖人于此  
戒之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者言既居遯之  
後有危厲之事果能依違自守不復更有所往何  
災之及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

義曰黃者中也牛者柔順之物也六二雖居羣陽  
之中在小人之黨然居中履正有中正柔順之德  
達于事理以上有剛明中正君子爲己之應故已  
用此中正柔順之道往固執之不使遠遯于已故

曰執之用黃牛也昔吳之勝說者夫賢人君子于道  
无所固必但以仁義爲心而已今已能以中順之  
道往固執之則九五以何辭勝辨而可遯哉然此  
句上之革二字乃義次文也革之初有鞅用黃牛之  
革故此誤有之也推求无義可通注謂革者固也  
此臆爲之說爾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者言用大  
中正順之道使賢者不遠于已所以固賢者之志  
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義曰爲遯之道在乎遠去小人則吉今九三居內卦之上切比六二之陰不能超然遠遯是有係于小人也有疾厲者夫小人心常以疾君子爲心而又畏君子之刑戮故一得其志則首欲害之今九三旣爲六二所係而不能遠去是有疾病而危厲者也畜臣妾吉者言九三旣不能遠小人而不可遠遯然後以畜羣小臣妾之道卽得其吉蓋臣妾至賤者也可以遠則遠之可以近則近之如此則吉可獲也象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者言九三雖以臣妾而畜羣小人而獲吉然但施于此事則可也如其立天下之大道臨天下之大事則不可以有與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義曰好者中心之所欲也九四處外卦之初離內卦之陰當此之際志欲遯而難制奮然而好遯者也蓋君子之人以君民爲心得其位則可以致君澤民躋天下于平治若其小人道長不可有爲之時則必知幾達理不爲世俗所誘不爲貧賤所動超然遠遯以避其難而須其時也是以乾之文言曰遯世无悶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故小人則

不然惟富貴是欲惟貧賤是恥不知廉隅不顧禮義苟一失位則蹙然溢于面目而不能自勝故太玄克之首曰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當此之時小人必不能遜故曰君子吉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義曰君子之道毋固毋必彼能以善加于己已志可通已道可行斯受之矣今九五下應于二二雖在小人之中然能以中順之道來固于己已則從之若小人虧于中順已可超然而遜也如此者蓋

君子知時達變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以嘉美之道而遜者也貞吉者言五既應于二二雖以中順之道固于已然亦不可屈已之貞戚施面柔以悅小人當執至正之道然後可以獲吉也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者言二以中順之道來固于五五必以貞之道待于二者所以正二之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義曰肥遯者優饒充裕之謂也上九處一卦之上是超然遠遜不應係于小人其憂患不能累于己綽綽然有餘裕凡往而无所不利又何疑之有

大壯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蓋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蓋

言遯者二陰浸長于內四陽陵剝于外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然小人之道雖長終不能久而必為君子之所剝此大壯所以次于遯也大壯者二月仲春之時四陽長于內二陰消于外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君子之道既長則能興天下之治除天下之害生育天下之民物以至其道大行而盛壯也故曰大壯然以天下之廣生靈之衆一賢不可獨治故必羣賢進于朝廷則可大行其道是以聖人設為學校教育天下之材然後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故事无不濟而至于盛大也利貞者君子之道既已盛大則必以正而處之乃利也若壯而不正則陽過于暴故壯必正而後可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義曰大陽為大陰為小今四陽盛長二陰將消是大者壯也以人事言之則是小人之道既以消君

子之道得以壯是亦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者言  
乾下剛也震上動也夫君子將與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則必動而有剛明之才可也若有剛明之  
才守正靜而不動何所施用哉故剛以動則其道  
盛大而強壯也大壯利貞大者正也者言陽長而  
陰退若君子之道盛大而強壯則所利在于正也  
故大壯之時惟此大才大德之人則能以正道而  
行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者夫天地之運行  
晝夜不息此則剛健正人而然也以人事言之則  
聖賢之道亦如天地之生成而无有偏私是觀聖

賢正大之道則可以見天地之情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義曰雷者威動之物而又行于天上則其勢愈盛  
是大壯之象也君子之人有此大壯之德則必恭  
慎和順外執以謙而內秉其直非禮之事不敢履  
非禮之言不敢言動作出處周旋之間皆合于禮  
然後可見君子之壯也若小人則不然已有剛壯  
之德必不能慎密于內以至發之于外而終爲驕  
恣縱肆恃強作威表裏皆見故終不能保其全德  
也是有壯而不能終其壯者也惟君子則能外執

以謙內乘以直故人莫得而窺測其道久而愈光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義曰趾足也夫壯之道必須以順爲履今初九居一卦之下最處事始位之卑者也爲壯之始處位之卑不能謙順而行且躁矣而動以至陵犯於物不知其止以此而往凶之道也有孚者言以此強壯之道不能謙順行之是信有此凶咎必然之理也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者言居事始而慕躁進是往則必有其凶而信至于窮困者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義曰凡卦爻有陰陽居失其位未有不凶者也大壯之時是君子之道强大而盛壯聖人以其既壯且大不可怙其剛威以陽居陰則皆獲吉故今九二以陽居陰能履尚謙順而又行不失中是君子得其爲正之道不自滿盈不自強恃能全其美如是故獲正中之吉也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者言九二所以得正之吉者以其履得其中所以无過无不及動靜皆入于中道而得其禮也故若人臣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循墻而走愈尊而愈謙



益盛而益戒是能盡爲壯之道而得其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義曰凡居壯之時謙則得其道今九三處下卦之上當乾健之極以陽居陽是強壯不謙之人也以小人乘此則必恃剛強陵犯于人雖至壯極而不已是用壯者也君子則不然但固守謙順雖壯而不自矜雖大而不自伐惟欲道行而致之于君加之于民而已故君子當此則罔而不用其壯也貞厲者言小人不能用謙于大壯進而不知退于正

道是有危厲也羝羊觸藩羸其角者羊者剛狠之物羝者狠而又狠者也小人居強壯之時動則過中進則不顧是猶剛狠之羊雖藩籬在前亦觸突而進以至反羸其角進退不能凶之道也如小人欲掩害君子終不能爲君子之累而反自及其身也

九四貞吉悔亾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義曰九四有剛陽之才德而居陰柔之位是亦尙謙者也然其位過中本亦有悔今若守之以正又

謙以濟之則獲吉而悔亡也藩決不羸者夫處大壯之時既能守剛明謙順之德則衆歸之而物所不拒以此而往何不利之有故雖有險阻在前亦濟而通矣若羊之進雖有藩籬在前亦開決而无羸繫之患也壯于大輿之輶者大輿者任重致遠之象也壯于輪輻是以之致遠則可以行道所往无不利也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者此聖人立象垂訓使人居大壯之時必以謙退爲先故君子之事父雖剛明之才正直之德可以納父于无過而克其家亦必以柔和之容婉順之貌父有一過則必婉容以諫之諫之不從而又諫之又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如是則父反而思之必遷于善也臣之事君亦然但內持剛德外示謙容則所往无有不  
利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義曰羊本剛狠之物夫居大壯之時以陽居陰則得謙之道故可獲吉若以陽居陽然雖得位猶恐謙而有咎況以陰居陽則其傲狠而招禍可知也今六五乃是以陰居陽又處至尊之位則是好剛之甚以至反失之于容易之地羊性羝言其剛也

无悔者以其居至尊之位能喪其剛狠之道故得无悔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義曰上六處一卦之上居震動之極是躁動強壯之過甚者也過而不知所止猶羝羊之進不顧藩籬之在前以至羸礙其角而不能措也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者既壯動而不止則是不知進退存亡之道以至欲退而不能退欲進而不能進則進退皆无所利也艱則吉者言能艱難自守則可以

獲吉也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者夫君子之進必量時度勢可以有為而進之則无累也若小人之進必不能量時度勢不詳其事而驟行以至進退不能也艱則吉咎不長也者言雖不詳其事而躁進矣動以至不能退不能遂今若能艱難自守則其咎禍不久而可解也

晉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蓋言物之壯而不已則必至于見挫必以柔

順之道上進也然此卦坤在離下猶日出地上以  
順而進至于大明故曰晉也康美也錫馬言賞賜  
之重也曲禮所謂三賜不及車馬是也蕃盛也庶  
衆也言此卦以三陰上進而至于明顯如賢人君  
子以柔順之道上進于君致之祿位而行道于天  
下有康美之德著之于君既有康美之德君則厚  
加寵錫故其馬蕃盛而衆多以至晝日之間三接  
見之以咨天下之事也是凡人臣之進必有道義  
之實功業之美然後登于朝廷之上則道可行身  
可顯如不才不德无功无業妄求寵幸者不有人

禍必有天殃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義曰此卦名晉者是大賢君子以功以德上進于  
君也明出地上者此以二體言之也坤下地也離  
上明也若明出于地則升進而臨照天下萬民皆  
瞻仰如賢人君子出于微賤升進而立于朝廷之  
上致君澤民使天下皆仰觀之也順而麗乎大明  
者言日之出于地順麗乎天故其明所以久也猶  
賢者以柔順之道而進輔于大明之君故其道可

以行也柔進而上行者夫君子之在上必須有至明之德以旌別賢不肖而黜陟之也苟上不明使賢不肖混淆則賢者必退避不樂于仕矣是必君有至明之德使賢者持人臣之節柔順之道附于君而其道上行也既能以賢明之德出于下柔之道行于上故可以受寵優之厚故曰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賞之重也晝日之間凡三接之待之厚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義曰言賢人君子法此之象是以進修其德博學審問明辨篤行然後位朝廷之上使仁義施于天下功業垂于後世以自昭顯其至明之德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義曰摧抑也初六處晉之始有心乎晉者也然居下卦之下處衆陰之末猶君子道未得行志未得伸于始進之時必見摧抑者也故曰晉如摧如也貞吉者言君子既進而有所摧抑固不可躁求妄動以覬君上之信固當守之以正則可以獲吉也孟子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而爲之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而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蓋戒其不可徇情而苟倖言進退當以其道也罔孚裕无咎者夫初六處于最下位卑言輕上未信于其君下未澤于其民事未施于當世道未行于天下苟如是固不可隕獲已志而當綽綽然寬裕樂道不自咨嗟怨憤而不失其本心如此則乃可免其悔咎也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者夫君子于求進之初其位卑言輕而有所摧抑然不自爲損以道自處蓋其所

守獨在于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者言處于卑下而自寬裕者是未受君之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義曰夫晉之爲言以之一身是進用其道以之一時是進用其君愁憂也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正然處內卦之中未見君之所信道未能行是以進而

而有憂愁也然君子之心不以一身一家爲累動其心必以君民爲志雖進焉未見信于君而有憂然亦不可隕獲躁動常以正道而行則得其吉也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者王母內之貴者也夫六二處中居內以位言之至卑之象以時言之至暗之象處是時則當懷道畜義居仁守正以自寬裕居是位則當隨事制宜臨機應變使无不通濟則必受其遠大之福通于王母至深至密之地蓋由至誠而行自暗而受其介福若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也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者六二雖未見君之信任蓋以中正之道而行雖天地鬼神无不祐之以至暗然而受其介福也

六三衆允悔凶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義曰允信也夫六三以陰居陽過于六二不中不正之位其本有悔也然而居下卦之上爲衆陰之長三陰同心上進而爲其先是道義可以形于時事業可以致其用故衆陰同心見信而上行其悔可以凶也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者言居晉之時衆陰皆欲上行而已處其先是爲衆所信同志而進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義曰鼫鼠者田中食稻粱貪賤剝刺之物也當晉之時衆君子以柔順之道上進于君九四以陽居

陰不正而進者也既以不正而進上又切近于君是當尊大之位附上罔下刻剝天下之民蠱壞天下之事如鼯鼠然无益于民但傷殘于物故天下賤之如鼯鼠然也以此而往則必讒諂佞媚苟取于君上是于正道危厲也

六五悔凶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義曰六五履不得正有悔者也然處至尊之位居離明之中能擴大明之道旌別衆賢而信任之衆賢者類進而輔已故其悔所以凶也失得勿恤往

吉无不利者夫以天下之廣萬幾之細其間未必不无一失今六五既能旌任賢者賢者皆進而輔之故其政教无有不舉若萬物之中苟有失得亦不必憂恤之也夫既是失得皆不須憂恤則是所往无有不吉不利者也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者言六五所以失得勿恤者蓋由其能任賢者使賢人進輔于已故其教化舉行仁義興作以此而往故不惟止獲其吉而又且有美慶之事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義曰角者最極之象也夫上九處進之極過明之中已在角而猶進故曰進其角惟用伐邑者在角猶進過亢不已不能端拱无為物皆不服必須攻伐其邑然後服之故曰惟用伐邑也厲吉无咎貞吝者兵者凶器伐而服其物是由危乃得吉則无咎以此雖正亦已賤矣象曰惟用伐邑道未光也者用伐乃服雖得之其道未光也

明夷



離下坤上明夷利艱貞

義曰按序卦云晉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

傷也晉卦是明出地上而升于天明照于天下然晉極必衰故明反入于地中是明有所傷也以人事言之則猶君子之始進于朝廷之上佐君澤民立功立事于天下然至于荒耄之年精力倦怠是宜以功成事立而退全身致政求其安息則其明終始无有所傷也若功成年耄復進而不已則必有所傷也惟聖人為能終始一德如周公佐周是也凡下于聖人者至于耄年宜知退其身而不可終于求進也此聖人所以著萬世君臣之戒也利艱貞者夫明夷之世則是君子之明已有所傷而

小人在土便巧得志君子處此之時固當艱難守  
正不使小人之能窺測則可以免其患害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義曰明入地中明夷者此釋明夷之義也內文明  
而外柔順者此以二體言之下卦是內離爲文明  
上卦是外坤爲柔順君子之人能內守文明之道  
外修柔順之德當明夷之世蒙冒大難而不爲小  
人所賊害若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當

紂之亂世衆小人在紂之左右前後讒諛佞倖皆  
欲害于君子而文王居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  
終能外執柔順之德內晦文明之道雖小人衆多  
終不能窺見其所爲故免其禍患也表記曰文王  
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雖蒙大難而終  
无所傷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  
子以之言內難者親之至也夫明夷之世闇主在  
上入臣有處夫至親之地而終不見害者若箕子  
是也箕子之于紂以位言之父師也以親言之庶  
兄也以庶兄之親而居父師之位是處至親之地

所謂內難者也然左右前後讒佞諂媚皆欲害之而箕子獨能蒙冒之以正其志蓋由內能全晦其明不使有所暴之于外而小人不能窺見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義曰君子法此之象而臨蒞于衆則當內晦其明外示以柔也何則蓋君子性无不明事无不通好善而嫉惡苟不慎密而宣之于外則小人見已之明詐善而罔于已已何由而知之如此則爲小人之所窺測而必罹小人之害也是以君子務全其道默運其明則物不能蔽欺外示柔則不傷其苛

察如此始可蒞衆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義曰明夷于飛垂其翼者言明夷之時小人得志皆欲殘害君子初九處卦之下猶患難之始也然明夷之主在于上初最遠之君子有剛明之德能韜光晦跡不爲小人之窺見若鳥之高飛而又垂斂其翼是超然不可得而見之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者言君子能先幾知變以小人得志慮其加害于已欲超然遠遁心急于行故至三日之間不

周易曰義  
卷六  
三  
違暇食也有攸往主人有言者言當明夷之時愚  
民盲俗不悉君子之心見君子遯去之速以至三  
日不食而有所往者雖至親之人爲已之主亦皆  
有猜貳之心誹謗之言也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  
也者言君子不苟遯去必見小人之害故行而不  
食者于義有所不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義曰夫人之股肱右者爲便左者爲輕六二履得  
中道至于有位漸近明夷之主故必小有所傷但

傷左股至輕之處也用拯馬壯吉者言君子旣于  
明夷之時小有所傷若不速務遁去則必見害愈  
深故當決然拯其壯馬而行外順小人而使不能  
見其所爲然後可以獲吉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  
則也者六二以陰處陰至順者也而又履中行正  
是動有法則者也旣順而又有法則故小人終不  
能害之以至得吉故文王見囚于羑里終能脫禍  
解難以全其身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周易口義 卷六  
義曰南者至明之地狩者獵之名大首者元惡也  
九三居離之極有至明之性以陽居陽有至剛之  
德夫以剛明大正之德居明夷之時闇主在上殘  
虐生靈塗炭天下不忍坐視故不得已往而征之  
以蘇民于水火救民于溝壑故如獵狩之事但取  
其害于民者誅之耳孟子曰誅其君而弔其民若  
時雨降民大悅又曰武王伐殷謂其民曰无畏寧  
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  
是但誅其首惡而已不可疾貞者夫聖賢之所以  
往伐首惡者將以正天下之民也其惡旣除其民

始蘇固不可加之暴猛峻之嚴刑以益苦之也何  
則夫民之被害旣已久矣染惡亦已深矣故非亟  
而可拯也必須化之以漸撫之以慈與之解其倒  
懸然後以漸而正之可也故孟子曰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此无他避水火也如水益澁如火益熱亦  
運而已矣是正天下于虐暴之後不可亟欲成俗  
也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者言聖賢之人以至  
明之道往伐其元惡者所以救民而正天下今旣  
獲之則已之志大有所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

腹獲心意也。蘇養思夷之心于出門。或與口入于六。義曰：凡手足以右爲便，心腹之間以左爲順。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上近明夷之主，是小人而得志者也。夫以小人得志，又附于昏闇之主，以甘言美色，柔邪佞媚，從君之情，迎君之欲，納之于惡，依違曲順，入于左腹之間，復得明夷之主之心也。左腹言能順于心也。于出門庭者，言小人之輔闇主內，既迎逢其惡外，又不能慎密固蔽之。君未有一過，則揚之爲大過；君未有纖惡，則宣之爲大惡。以至騰播天下，罪形萬世，皆小人之所致也。若崇侯

飛廉惡來之類是也。門庭者，言宣露于外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義曰：明夷之主在于上六，則左右前後皆小人矣。惟六五以柔順之道處得其中，非小人之謂也。推象意以求之，則箕子之道矣。故聖人特以箕子明此爻也。何則？箕子當紂之時，尊爲父師，親爲庶兄，是至近至親之位也。然紂之左右前後皆小人，而箕子之道不得行，是明有所傷也。然當是時，箕子能自晦其明，自蒙其德，雖在紂之近密，而終无所害，以至佯狂爲奴，以全其身，是所利者，惟能自晦。

而居正也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者以箕子切近于紂而終不爲其所害者蓋由能以正道自守故其明不可得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義曰不明晦者言上六處羣陰之上居一卦之極明夷之主也不能以明德臨照天下而左右前後信任小人自致陰闇柔弱不有其明故云不明晦也初登于天者夫天尊且高人君之位也此上六以繼世而立于人君之位爲天下之主故云初登

于天也後入于地者夫既居人君之位爲天下之所瞻仰則當大明以臨照天下今反昏闇冥昧放恣殘賊而不用其明是入于地也象曰後入于地失則也者言上六失爲君之法則不能明照天下而終于昏闇貽祖宗之羞也



離下家人利女貞

義曰按序卦云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言人之有所傷于外則必反于內以求其安故家人所以次于明夷也然此謂之家人者蓋聖人

以此為治家之法也利女貞者夫家人之道以女  
 正為始何則夫女子之性柔弱无常而好惡隨人  
 故凡君子欲治其家必正其身以正其女以正其  
 閨閫之內父子之列尊卑長幼之序各得其正家  
 既正然後施之為治天下皆可得而正也故大學  
 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然則治家之道在女正為  
 始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義曰女正位乎內者謂六二也六二以柔順之質  
 處內卦之中若貞正之婦治閨門之內也然婦人  
 之道不可預聞外事但以致整于內而已故書曰  
 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女必正位乎內  
 也男正位乎外者謂九五也九五以剛明之德處  
 外卦之中是男子以義治外其父子有禮兄弟有  
 序尊卑上下各正其位也然以義制事則不可從  
 于婦人故恒卦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所謂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者夫天以至剛之德至尊之體  
 處于上地以至柔之德至卑之質位乎下此天地



自然之常分也以人言之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之位正是得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者夫君總生殺之權操富貴之柄四海之內莫不畏懼羣而歸之故謂之君若父母之尊則一家之事皆主焉故不可專任其慈而无所斷制必又加之以威嚴董之以禮節使一家之內有畏懼之心如君之尊而又如君之嚴則家道可以成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者夫爲父有父道爲子有子道以至兄弟夫婦各有其道是以父盡其嚴子盡

其孝兄盡其友弟盡其恭夫盡其義婦盡其順如此則家道正矣家道旣正天下斯定矣故堯聖人也先親九族然後平章百姓文王亦聖人也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君子之治天下必先正家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義曰風自火出家人者王通謂明內而齊外有家人之象是也物事也君子觀此之象治其家使言有其事行有其常一言一行无有妄動此治家之本在于正身也故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是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義曰閑者寬而防之之謂也凡人之情愛之極則  
無疑親之至則无防故君子之人治其家必當思  
慮未及于邪耳目未接于私之時預爲之防曲爲  
之備不然使醜惡已彰姦邪已萌而始爲之防是  
非家人之罪乃已陷家人于有過之地也今初九  
以陽居陽處一卦之初是治家之始有剛明之德  
而能于思慮未動私邪未萌之前以爲之防故悔  
亡也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者夫君子防閑其家

待姦邪而後防之惡彰而後治之則无及矣必于  
家人志慮未變之前豫防閑之則所謂治家之道  
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義曰遂者專也夫婦人之事雖治于閨門之內皆  
稟命而行也今六二以陰居陰處內卦之中履得  
其正是婦人之得正者也但處于內而无所自專  
故云无攸遂也在中饋貞吉者夫自古以來上至  
天子之后妃下逮庶人之妻妾其所職之事不過  
于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故禮后有瑤爵之獻奠盎

之事詩有關雎采蘋皆后夫人之職也六二處內  
任婦職而无所專所主在于饋食而已職此而又  
處其正故得吉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者言  
六二所以得吉者以居中履正順而且巽上能稟  
九五之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義曰嗃嗃過嚴之貌也嘻嘻和樂之貌也夫治家  
之道不可專任其慈雖至過嚴終亦无所傷矣今  
九三以陽居陽有剛明至正之德居下卦之上爲

一家之主者也故爲家之主若嗃嗃然嚴肅使家  
人內外上下皆有畏懼之心故雖有悔吝之事危  
厲之道亦得吉也婦子嘻嘻終吝者夫婦子人之  
所愛也若爲一家之主而私于所愛不能嚴正其  
治使婦子嘻嘻然和樂則姦惡由此而萌矣夫如  
是至于終竟必有鄙吝之道也象曰未失也者言  
雖嗃嗃嚴厲未失治家之道也失家節也者若婦  
子嘻嘻而和樂是失其治家之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義曰夫初九旣以剛明之德居卦之初能防微杜

漸使閨門之內不接于私邪得正家之初也六二  
又能以柔順之體居服勤之職九三又能過嚴以  
畏懼其家人是家道已成至六四居大臣之位是  
君子既正已之家至此則佐君以正天下之家故  
有君之爵祿之富以富其家而得其大吉也象曰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者六四家道已成之後當大  
臣之位上近于君是順在其位以治家之道移于  
國也故孝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國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義曰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德居于君位是謂王者

能假此治家之道以治于天下者也故先正其家  
使閨門之內莫不一于正正家而天下定是爲君  
者以此道而行則不必憂恤而自得其吉也象曰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者言聖人能推恩愛于天下  
之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以和順之  
道交相愛樂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義曰孚者由中之信威謂威嚴可畏上九以剛明  
之才居家人之極當家道之成是能先正其身發  
其信于中而外兼之以威嚴終成家道使閨門之

內肅然有序而畏敬之故獲其吉也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者言上九所以有滅信而使入畏敬之者蓋能先修其身而後加于人也不以剛民

上九有孚無咎吉象曰威如之吉又其之謂也  
山交牀象樂也

公家受受下下只只象象夫夫誠誠各以味則之  
王道下下交牀象也言望人勤勤思愛于天下

善以出後而示限不必憂而自怡其吉也象曰  
山交牀之內莫不二十五五象而天下安其象也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六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七

睢州 湯 斌

吉水 李振裕

睽

同較 繁昌 丁德明 監梓



睽 小事吉

義曰按序卦云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言家人之道既窮極則必至于睽異而離散也小事吉者夫睽乖之時上下之情既異內外之志既乖天下之人其心皆不同于時雖有大才大德之人亦不能大有所為也何則夫君子之道必將

大有爲則須上下協心衆賢同力无有異志故發之天下而功業被于世也今旣睽乖故但小事則可以得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義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者此釋所以得睽之名也火本炎上澤本潤下水火相資然後能成功而利萬物也今乃火動于上水又動于下水火不

相資是有睽乖之義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者離爲中女兌爲少女女子之生長必從人此天理之常也今二女同居必有從人之志是其志不同行亦睽異之義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者言睽之時所以得小事之吉者下以兌說而上以離之大明猶君子以說順之道而附于大明之人而又以柔進居至尊之位所行所爲正合于中道无過无不及又且下應于九二剛明之臣夫如是故小事所以得其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者此以下廣明睽之義也言

睽之道有自然而合者若天以高而處上地以卑而處下是睽也然而陰陽之氣交則生成之事同也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位乎外女位乎內是睽也然而相資而成一門之治則是其志通也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衆多品類不同是睽也然而好生惡死樂安懼危則是其事類也故曰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者睽乖之世小人衆多然順時而動者惟大才大德之人能之故先聖于此重嘆美之也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義曰火在上澤在下二者不相資故有睽乖之象夫睽異之時小人衆多皆欲加害于君子故君子與之和同然外雖和同內之所存則異也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義曰初九居一卦之下當睽乖之時上无其應本有悔者也然而九四亦无正應故與初心志相合遠而相得其悔所以亾也喪馬勿逐自復者馬者至彰顯之物當睽之時人心既已乖離雖喪失彰顯之物必无有私匿之者故雖勿逐當自復也見

惡人无咎者夫險惡之人其用心皆欲陷害于君子況睽乖之時小人熾盛苟不和同而接見必罹其所害故見之乃无咎也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者夫君子進用于朝道行天下則斥逐小人无所畏忌時既睽乖雖其惡人亦禮下而接見之所以避一時之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義曰巷者委曲不正之道也君子當治平之世斥逐小人則可坦然由正道而行若睽乖之時人心不同羣小黨盛皆欲加害于君子故此九二與五爲應以五爲主不敢顯然相遇于明坦之途顯然遇之則爲小人之所害但遇之于委曲隘狹之道乃得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者蓋睽之時不可顯然而行雖由委曲隘狹之巷而得遇于主亦未失君子之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義曰輿所以載物而行也六三以陰居陽履失其正上有上九之剛爲已之應已得往而應之然睽異之時履于不正則上下皆欲害之故若其輿爲



人之牽曳其牛爲人之拘掣也其人天且劓者天當作而字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然謂而者在漢法有罪髡其鬢髮曰而又周禮梓人爲筍簞作而亦謂髡其鬢髮也其人卽謂九二九四也以六三履非其正皆欲害之故或來髡其鬢髮或來劓割其鼻也无初有終者六三本以正應于上九以其履不得正故小人皆來害之上九旣見六三爲小人之所害故亦疑之不與六三之從已是无初也然六三本以至誠而應上九初雖不與之應然其有剛明果斷之才故終則明知六三之誠而與之應是有終也象曰无初有終遇剛也者言初爲上之見疑然終則知己之誠而與之應是六三所遇得剛明之人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義曰九四當睽乖之世而无應獨立是睽之孤者也元夫謂初九也初九以剛明之才處下卦之下而无正應今九四亦无正應是其心志相同體類相契而爲配偶也交孚者九四初九旣不以正而合是必傾至誠至信以交相待也厲无咎者九四

雖與初以信相交然彼此皆不正故須必常若危厲則可以免其咎悔也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者夫當睽乖之時果无應則所存之志不得行矣今四乃與初以道相應是其志得行也

六五悔凶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義曰六五以陰居陽履于不正本有悔者也然居至尊之位而下應九二之剛陽故其悔所以凶也厥宗噬膚者宗謂九二也九二既爲已之正應則是已之宗黨也膚者柔脆之物易于噬嚙者也九

二本以正而應已然當睽乖之時衆皆來肆害于已故九二之宗排斥此陰邪不正之小人使之不爲害是易于噬柔脆之物也往何咎者言九二既以至誠來應于已已往而應之又何咎哉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者言六五之應既在九二而爲小人之間廁故九二終能噬嚙之不妨已之路若往而應之則不惟相合而又有喜慶之事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凶也

義曰四以无正應而曰睽孤今上九處卦之終是

睽乖之極者也睽乖之極雖有其道亦不能通故亦曰睽孤豕本不潔之物而又負其泥塗是穢之甚者也言六三爲巳之正應而在九二九四之間故巳之視乎六三必有猜貳之心狐疑之惑若視豕之負塗然穢惡之甚也載鬼一車者鬼者虛无而不可見也車之所不可載者也今上九見六三在九二九四之間故疑其穢惡若見一車之鬼是其造虛成實以无爲有妄僞之甚也先張之弧者言六二本爲巳之應今既廁于二陽之間故上反疑之張其弧矢欲以攻之也後說之弧者上卦爲

離離爲火火性至明上九處離之極明之至者也下卦爲兌兌爲水水性至潔六三處兌之極至潔者也六三本以至誠來應于巳爲小人之所廁至于致疑然上九以至明之性故終能察六三之至清而審其至誠遂說去其弧而與之會合也匪寇婚媾者六三本以正道應巳然以二陽所間故不得會合今既察明六三之情僞是雖讒言不能間之而終得會合也往遇雨則吉者雨者陰陽之和也今上九之陽合于六三之陰則是和而得吉也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亾也者言上九始以小人之

周易口義 卷七  
讒間六三故疑之而不與之應然上九有剛明之德知六三以至誠而來應遂不疑而與之會遇和合是羣疑亾也

蹇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義曰按序卦云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言睽乖之時上下離異人心不同必有蹇難此蹇之所以次于睽也利西南者西南坤位也坤者致養之地廣大寬平生育之所也夫當蹇難之世生靈不得其安民物不遂其所人人思治之時也若

聖賢之人治天下之蹇則置民于寬廣生育之域然後得其安而至于太平也不利東北者東北艮位也艮爲山山者險阻不通之地也若聖賢之人出民于險阻而置之安平則是治蹇之道也若復納諸險阻之地則其民愈困而其道愈窮故利西南而不利東北也利見大人者言蹇之時欲治天下之險釋天下之難必利見其大才大德之人也貞吉者蹇難之作由上下人心乖異不正而然今濟天下于无事則必本諸大正之道然後乃吉也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義曰此因二體以釋其義也坎爲險在上故曰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者坎爲險艮爲止見險在前止而不進是其知也蹇利西南往得中者西南寬廣生育之地民在蹇難置之此則得其安居而各遂其所是往而得其中道者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者東北險阻之地民在蹇難復置之此則其民愈蹇是其道之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者夫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有仁義之心經

綸之志民被塗炭往而見之其以解其蹇難致其安平則是往而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者謂五得其君之正二得其臣之正各當位而守正故能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者蓋蹇之時必得大才大德之人然後可以解天下之蹇故先聖于此重嘆美之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義曰山者險阻之物水流于險阻之上其勢必不能通是蹇之象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者言君子罹此蹇難不怨天不尤人但反己之身修飭其德而

已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仁不治反其智禮  
人不答反其敬此之謂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義曰夫蹇難之世坎險在前君子居之必量時度  
勢而進以自保其明今初六居卦之始在險難之  
初若不顧其危衝冒而進則蹇難愈甚若翻然知  
幾觀時可否可退則退復其所處不陷躁失則保  
全其道得其嘉美之譽故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  
譽宜待也者言君子當蹇難之初險阻在前未可  
以進宜退而自處以待其時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義曰蹇難之時人人皆有所患而不可動故初則  
往蹇來譽三則往蹇來反四則往蹇來連獨此六  
二云王臣蹇蹇者蓋以其處人臣之位履中居正  
止應于九五之君而君在蹇難之中必盡忠竭力  
奮死不顧雖重險在前亦衝冒而往也匪躬之故  
者六二所以冒犯險難而進者非其一身之故蓋  
上以爲君下以爲民救天下之蹇也象曰王臣蹇  
蹇終无尤也者凡爲人臣苟不盡忠竭節見危授  
命則有不忠之罪今六二既能盡忠竭節不恤其

身以救天下之蹇故終无尤也蓋忠誠道不曲其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前以氣壯  
義曰九三以陽剛之德居下卦之止為初六六三  
之所恃也然而險難在前往則愈蹇若君子之人  
能知時之不可行度勢之不可用反而自處以守  
其正則得其所安故曰往蹇來反也象曰往蹇來  
反內喜之也者既退而反居其本位則不惟已獲  
其安兼下之二爻皆得其所恃安止而不犯于難  
是內有喜悅之事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然天大也

義曰連者牽連之謂也六四以陰居陰得正者也

也然而蹇難之世坎險在前冒昧而進愈必有難而

入于深險若能知時之不可行退而牽連下之三

爻止而自守則得其安也注疏讀連字從上聲言

四往來進退之間皆有蹇難而不利夫蹇之時其

險在前故君子止而不往若退而守不務其進則

復何蹇難之有此注疏之失也象曰往蹇來連當

位實也者言四以陰居陰得正當位者也陽為實

今四連下之陽是當位而附得其實也大正居中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變之大者

義曰五居蹇難之世而處坎險之中是蹇之大者  
也有若天下未安人民未治之時也而九五居中  
履正能任六二之臣武又得人臣之正故盡心竭  
力以輔于已是其朋來也如湯之救夏而得伊尹  
武王救商而得呂望之類也象曰大蹇朋來以中  
節也者言五以剛中得人君之節二以柔中得人  
臣之節是君臣之間皆能以中節也字於上聲言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亦前句利而致愈必言蹇而  
義曰上六處蹇之極居六卦之外難將終者也夫

險極必平難極必安當此之時不可復有所往若  
往則益蹇反而退居其位下應九三以守碩大之  
德則得其吉道故曰往蹇來碩吉也利見大人者  
言險難將終但能附麗賢明大才大德之人則可  
以遠出險難而持久于治不須復有所往也象曰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者言上所以來則有碩大之  
德者蓋志應在內卦之九三也利見大人以從貴  
也者陽爻至尊貴者也今上六能利見大才大德  
之人以終其難是從者貴也

解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言天下之民不可使終受其難必有聖賢之人往以濟之故解之所以次于蹇也利西南者西南寬廣生成之地也夫聖賢之人解天下之患難除生民之疾疾必須發仁義之道躋之寬平之所使皆遂其生成然後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東北險阻之地解之時聖人止務散釋天下之難不復更有險阻故不言東北也无所往其來復吉者夫聖賢所以有所往者蓋以天下之民在于患難故

欲拯而濟之也今天下之患難既解若復有所往則是煩擾其民而事愈瀆亂自取其弊敗之道若屯之象言勿用有攸往是也但來而復其所有獲其吉也有攸往夙吉者言聖賢積心慮慮耻一物之失所今難解之時天下之民雖也權安然其間有所未濟亦當趨往而解之以速為尚則可得而吉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

哉雷雨而雷而百果草木皆甲而甲而大矣  
其義曰坎爲險震爲動動于險之外是聖賢之人動  
而能拯天下之險使皆出于難也故曰解險以動  
動而免乎險解也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者言聖賢  
既以仁義之道除釋民之患難而置之于寬廣生  
育之地使各得其所以此而行則必得天下之衆  
心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者夫天下之難既解若  
復有所往則瀆亂已甚之道也若不往而煩擾其  
民守其止靜則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者  
言患難既解之後或天下之民有未得其所者聖

賢之人不可遲緩必汲汲而拯之言速則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者  
夫天在上地在下氣不交則雷雨不作而萬物不  
生故天以陽氣降于下地以陰氣升于上陰陽相  
蒸剛柔始交則必有屯難屯難既解故鼓之爲雷  
至句者萌者動者植者皆乘時而獲其亨通矣解  
之時大矣哉者按諸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而此  
止言時者蓋難解之時无不釋故止言時耳若蹇  
之時用是天下在于蹇而始將治之故必有所用

是以言用也又遯卦言時義之類是皆義有所存之時故言義也此卦于義用並無所取故不言也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義如言報仇而此義曰雷雨既作則蟄蟲昭蘇草木甲拆解之義也天下之民方此難解之時始出于塗炭其有過惡遷善遠罪蓋舊染汚俗化上薄惡之政而然也故君子之人當此之時有過者赦之有罪者宥之使之改過自新遷善遠罪蓋難解之道也而萬物之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草木皆甲拆義曰夫民在患難非聖賢則不能濟然濟民之難

務在于速不可使之久困也故卦言有攸往夙吉象曰往有功也是濟難在于速也今初六居卦之下當解之初天下之難盡已解釋而无有所咎矣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者九四剛也初六柔也剛柔交際同心以解天下之難其義自然无咎矣以時言之則患難初解亨通將至其義必无咎悔也而此三應言萃與公出黃中出天前也言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象曰田獵也狐者隱伏多疑之獸也三者言其象

也蹇難初解民心尚疑猶恐未脫于難而又入于  
蹇故君子當行其教化革其殘暴之政易服色改  
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使民心无所疑矣如以田  
獵而獲三狐猶言羣疑亾也黃中也矢直也言九  
二又得大中之道剛直之德行天下之正道而得  
其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義曰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陽至貴君子  
也陰至賤小人也今六三陰居陽是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也夫昏亂之朝庸主在上則賢不肖混淆  
故君子之位而爲小人所乘今蹇難既解君臣上  
下各從其正而六三乃以不正之質居至貴之地  
是小人在君子之位也則天下之所不容斯人之  
所棄也故致寇盜之至爲害于已而奪取之也  
然而小人得在高位者蓋在上之人慢其名器不  
辨賢否而與之以至爲衆人所奪而致寇戎之所  
害也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者言小人在位是可  
醜惡之也故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衆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者言小人不度已德不

量已勢而竊居君子之位所以致戎寇之來也若  
以一郡一邑言之則爲致寇若以天下言之則爲  
致戎且寇戎皆自巳招又何咎于人哉故繫辭曰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  
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之  
義曰拇者足指之大者也謂六三居四之下上无  
應而附于四有足指之象也九四正應在初是其

朋也既係于六三必忘于初則初亦忘之矣今既  
解去六三而專應于初六則至而信矣故解而拇  
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者夫以至尊而  
復爲天下之主則可包含荒穢而容天下之民物也  
上今九四不當至尊之位故不可係于他類而必解  
去之則其朋黨至而信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義曰六五以大中之道位上卦之中下應九二剛  
明之君子以君子之道既行是能解天下之難而

得其吉也乎于小人者夫君子當解難之時必能  
進用賢者黜退小人以成其治治道既行則小人  
自然望風而信服退藏竄伏以避君子之誅也象  
六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者君子之道既行于上以  
解天下之難則豈患小人哉必自然信之使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義曰隼者擊搏貪殘之禽也高墉非隼之所居也  
六三以柔懦不正之體居下卦之上是竊國家之  
名器當君子之夫位猶貪殘之隼而居高墉之上  
也今上六處解之時居動之極是君子之人藏器  
于身而不妄動者也故能射去此不正之小人使  
不得居高位而竊名器如射隼于高墉之上也獲  
之无不利者以小人而當君子之位以此而獲之  
何不利之有故繫辭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  
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損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  
簋可用享

義曰此損卦謂損下以益上損民益君之象也然上之損下不可太過必須合于中正則民皆勤身竭力樂輸于上有孚者言上之取于民必當以信立之限極取之有時用之以制取信于民其民皆信奉于上則獲元大之吉而无咎悔矣苟或暴政橫賦臨之不以道取之不以信使其民仰不能以事父母俯不能以畜妻子凶年樂歲殫財竭力奉國不暇如此則怨結于下災見于上而其咎悔可知矣故古之什一爲萬世中正常行之法所謂長久貞正而大吉无咎者也既有其孚又守以正則

所往无不利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此言在上之人既能示民以信取民有制使上足其用下不匱財如此則復將何所爲故雖二簋至約之物亦可用之以享於鬼神也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蕒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是也言損道旣以至誠至信而行雖用二簋可以享于鬼神不待其豐備也

各之末限下皆樂餼以備饋之費而止言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

周易正義 卷之七  
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亨二簋應有時報施罔  
義曰艮上而止兌下而說夫損民益君必上有節  
止絕无名之求則下皆樂輸以說順之道而上行  
也故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也損而有孚元吉无  
咎可貞利有攸往者言貢賦之入皆有常制不失  
其信則可也苟什一之外不以孚信動有妄求是  
過損于下而取怨于民也故必有孚信之道獲元  
大之吉免其悔吝然後可以常行利有所往也曷  
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者言至約之物不  
可以常行可儉則儉可豐則豐所應皆有時也亦

如損民應上雖不可過然亦必視歲之豐凶而輕  
重之則自然國用以羨而民力不困也損剛益柔  
有時者此謂損初九九二之剛益六四六五之柔  
亦有其時不可以常行可以損則損可以益則益  
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言不可長損于彼而益  
于此盈于此而虛于彼凡損益盈虛之道皆與時  
而行也故孟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此之謂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義曰按左傳曰川竭則山崩是言山澤之氣相通



故得以生于萬物也今澤在山下是損澤益山損  
下益上之象也君子觀此之象可損之事在于忿  
慾有忿則懲戒之有慾則窒塞之可損之善莫善  
于此何則自非聖人不能无忿爭之心嗜欲之事  
自君子而下則時有之固宜損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志  
也

義曰初九居一卦之下處損之初民之象也夫民  
之爲職固當給衣食以奉養其上者也事謂耕獲  
之事也言耕獲之事既已則速往以奉于上乃得

六免其咎也酌損之者言上之損下下之奉上必皆  
斟酌其宜使合中道故民之于私上有父母之養  
下有妻子之畜而又有州閭鄉黨冠昏喪祭之用  
不可盡竭其所有以輸于上自取不足之患必斟  
酌其宜合于中道則可也象曰已事遄往尚志今  
也者夫上之志所須在于民民之志在奉其上今  
初九能已自己之事遄速斟酌而往奉之則是合  
上之志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  
也

義曰夫損下益上必須斟酌其宜使合于中正者  
也夫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過之則桀殺之則猶  
皆不得其中也初已損之以益其上至二復損則  
損之太過利在乎守正而已征凶者言若損之不  
已復往而奉于上則凶之道也弗損益之者言不  
可更損已以奉于上當反求上之所益則可也象  
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者言損上益下損下益  
上皆不可過宜必以大中之道而行今初已損而  
奉于上至二則不可更有所損是以中道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

行三則疑也

義曰夫天地君臣夫婦之道若專一相應則其志  
純其道固也今六三之陰上應于上九之陽若已  
與六四六五二爻同往而應之則反損上九之一  
人若已獨往而應之自得其友矣故繫辭云天下  
百慮而一致殊塗而同歸是言凡事在于一致則  
其道純而无駁也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者言六  
三獨往應上九則其志和同而无所間矣若三人  
往之則上九必有疑惑之志慮其有害于已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周易口義 卷七  
六義曰過速也夫為人上者不可過取天下之財以  
困斯民今六四一爻當大臣之位切近于至尊故  
當盡忠于國不可復往損于民但民有疾則去之  
有患則損之如此所以為天下之利而副人臣之  
職也使過有喜者六四既為大臣其責甚重若有  
一小人在位為國家之害良民之蠹則當損去之  
而務在于速不可使之滋蔓如此則有喜悅之事  
而獲无咎矣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者言為人臣  
之職若能秉忠直而損國家之疾除民物之害而  
使之獲安是可喜之事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義曰龜者決疑之物以喻人之才智也朋黨也十  
朋衆也夫損下之道不可過苦惟在位聖賢之人  
不以為常但其用之有制耳今六五以柔順居艮  
止之中而位至尊下又應九二剛明之臣已能虛  
心而接納之又弗損于下是故天下賢明才智之  
人皆盡其謀慮竭其志策來益于已也弗克違元  
吉者夫好賢而不能用人則與不好同用之不能從  
則亦與不用同故好賢者必用其才而又聽其言

此其任人之道也今六五能虛已以接納賢者而信任之又且不違其言不逆其諫使天下才智之人得盡其善竭其能而奉于上是以獲元大盡善盡美之吉也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者六五以柔居尊任用賢知之臣聽其謀從其諫故得衆賢之歸而得元大之吉自上而下无不祐之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自義曰大凡居上者不可常損下以益已今上九居上損之極在艮之終更无損下之道是以施仁義之術生成天下以益天下之民如此則得其无咎以貞獲吉既獲其吉則所往何不利哉得臣无家者夫蚩蚩之民愚无所知若在上者益之以道則歡心而歸之今上九既不損而反益之則天下之民皆臣服而歸之遠近无有疎間天下爲一家故曰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者言上九居上體之極而反益于下則是天下之民无不臣服而已之志大得行于天下也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義曰按序卦云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蓋言  
凡物之理盛極必衰損久必益益者損上以益下  
損君以益民明聖人之志在于民也然損下益上  
則謂之損者蓋既損民之財又損君之德也損上  
益下則謂之益者蓋既益民之財而又益君之德  
也然上之益下非謂耕而食之蠶而衣之以天下  
之廣生靈之衆苟家至戶到人人給之則雖至愚  
固知不可也故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蓋居人  
上者爲之求賢或爲農官或興水利勸其力穡使  
游手之民敦本而棄末又爲之擇守令宣行教化

與利除害以益其民是皆因其所利而利之因其  
可益而益之故非損于上乃能益于下也利有攸  
往者夫上之益下是損有餘而補不足故得天下  
之心既得天下之歡心則何往而不利哉然損則  
必有得既結旣咎可貞然後曰利有攸往此則道  
云利有攸往者蓋損之時是損于民必使天下信  
之然後有旣大之吉而无咎以爲長久真正之道  
也始得利有攸往此則損上益下得天下之歡心  
无所往而不利也利涉大川者夫君能以仁義之  
道益于下下受其賜則捐軀而報于上效命以助

其君雖有大險大難皆可以濟涉之也效命以世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利  
有攸往中匪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且  
進无疆沃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義曰損上益下者此謂損九五而益六二也夫陽  
本實而有餘陰爲虛而不足今以九五之有餘益  
六二之不足使民各安其業皆被其澤如此則得  
天下之歡心民從之无有疆畔也自上下下其道  
大光者夫損下而益上則損上之德今上能自損  
以益其下利益之事自上下而流布于下故其道廣

大而光明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者夫九五以陽  
位乎上中正之君也六二以陰居下中正之臣也  
君臣之間皆以中正之道下益于民以此故獲福  
慶之事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者上巽爲木下震  
爲動故以木爲舟楫動則能涉大川也猶人能盡  
仁義行于上動而爲民之益民既受其益則莫不  
盡其心思輔于上故雖大險大難无不濟矣益動  
而巽且進无疆者此以二體言之夫行益之道居  
上者能動而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則德之進而无  
有疆極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夫天損一元之

氣以益于地爲萬物之始地承天之氣以生成萬物之形其利益之道至公而不私至正而不邪至廣至大而无有方極亦若聖賢以仁義利益天下之民而无有偏黨私邪其道廣大而无有窮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者夫行益之道不可以常行可損則損可益則益何則天以一氣降于地以施生萬物若常使益之則萬物滿而過亢也是必有事而損之君子以仁義寬愛而恤于下若常益之則在下者亦生驕亢而不知自損是故先聖于此戒之言凡爲益之道必與時而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義曰夫風得雷則威益彰雷得風則聲益遠是相益之象也君子法此益象見人有善則遷而從之知已有過則改而正之夫日遷一小善積而不已則大善著矣日改一小過改而不倦則大過除矣蓋益之大莫過于遷善改過也故孔子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義曰初九以剛陽之力震動之始是志于有爲而

欲興益于天下者也然興益之道必須居位得勢而後行之有餘今初九雖有剛明興益之心而位卑勢寡非可致之地又況當益道之初有謀始之責至難至重故須所爲大吉然後免咎故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也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者夫大有所爲以益天下必須履貴勢操重權乃能當之至于位卑勢寡之人則不可僭有所興今初九實以剛陽之才利于大作然初本卑下不當厚事故須萬舉萬全至于大吉然後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義曰六二以柔順之德履得中正居受益之地  
上應于九五剛明之君而已能盡人臣之節以事之  
无有偏黨姦邪之行无蔽塞賢者之心是以天下  
明智之人各欲獻其謀慮而來益于已故曰或益  
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者夫以天下之人樂告以善  
道而已又能以中庸和柔之德信聽之弗有違戾  
也永貞吉者按損之六五言十朋之龜弗克違元  
吉者蓋損之六五居得其正爲損之主是以天下  
賢智歸之而獲元大之吉今六二在于下卦居人



周易口義 卷七  
臣之位受天下賢智之歸其勢至重一失其正必  
侵君之權其爲禍不細矣故當永守正道盡人臣  
之節率其衆賢皆盡忠竭力以事其君則得其吉  
也王用享于帝吉者王者能任賢受益而弗違又  
能永正以此之道享于帝而得吉況其爲臣能盡  
忠竭力以事其君則其吉可知矣象曰或益之自  
外來也者六二居中得正又能盡人臣之忠義以  
事其君故賢智之人皆自外來而益之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

義曰凡君子之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居其位  
當其任則可以有爲于時今此六三以陰居陽位  
非其正而過于中道欲施益于下非所當也然所  
益之事若民之凶荒疾苦札瘥患難則已不顧一  
身奮然往而益之則可以得其无咎也有孚中行  
者言六三雖益以凶事然亦當以由中之信合于  
中道而行然後可也告公用圭者圭符瑞也所以  
執而爲信言六三旣以由中之信而行執其符瑞  
以告于公而明其所益之事若漢武之時河內失  
火凡蕪千餘家帝遣汲黯往視之黯曰此不足爲

周易口義 卷七  
患時河內之民值歲凶疾苦計萬數黷遂矯命發  
廩以救之民由是活及歸朝乃請矯制之罪帝遂  
賢而釋之是乃非其位越其職以濟凶荒之事象  
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者言六三雖居非其位然  
其救民安國之心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

義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正上近于五下應于  
初在益之時是能盡心竭力上以益于君下以益  
于民告其所以爲益之道也夫既能上益于君下

益于民以此告于公則无有不從也利用爲依遷  
國者夫天下之大莫大于遷國今以六四居得正  
位行得大任能致君澤民故雖遷國之大皆依從  
而利用之則其小者從可知也象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者言六四能恢有爲之道以益天下使君尊  
民富各得其所是非以一身一家爲念所志者惟  
益于上下而已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義曰九五以剛明果斷之德處至尊之位下應六

二賢明之臣是能以由中之信興利于民也惠心者夫天下之廣生靈之衆聖人在上非可以家撫而戶養之也蓋所惠者惠于心而已天下民之溫飽非待王者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但勸之教之通商惠工而已如此則是王者惠心之謂也論語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者是也勿問元吉者言九五既以仁義之心惠及于天下則不待問而自獲元大之吉也有孚惠我德者夫民无常懷仁則懷之故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今九五能以由中之信接于衆故天下之民亦惠信九五

之德也象曰惠我德大得志也者言九五能興益之道以利于民則其志大有所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義曰上九居卦之上處益之極不通時變不度人情是其求益于人无厭者也故莫有益之者求益于已侵剝于下故或有擊之者立心勿恒凶者无厭之求以速禍患是立心无常之人凶之道也象曰莫益之偏辭也者言上九求益于已非有以益于人是偏辭以求益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者六二

上九皆言自外來也六二居中守正其益在君民故明智之人皆自外來而益之上九居益之極求益于已不知其益人立心勿恒故人或自外來而擊之也

夫



乾下兌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戒利有攸往

義曰夫決也序卦云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以天道言之則夏之三月五陽盛長以削剝一陰之時也以人事言之則是聖人在上羣賢並進協

心宣力以衆君子決去一小人之象也揚于王庭者夫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此必然之理也凡羣小得志君子之人若不能潛光晦跡欲以直道顯然而行則反爲小人之所害矣今夫決之時則是衆賢盛長小人消剝故可以顯然揚于王庭而決去之也孚號有厲者君子之道既盛必須信賞必罰決然示其號令使天下之人皆信服而從之也有厲者厲危也夫以衆賢聚于朝廷布宣號令決去小人然亦不可放心肆意而遂以爲安故當肅肅祗懼而自爲危厲則可

周易口義 卷七  
矣告自邑者夫發號施令雖當夫決之時君子道盛亦不可驟然以威勢加于天下故宜告自己之一邑使一邑之人信服之然後告及于天下所謂自內及外由邇及遠也不利卽戎者然當此之時更不可恃其剛壯長征遠討荼苦生靈以速危敗若昔唐之太宗可謂英主矣然而享治旣久則恃其剛威以有高麗百濟之征至今稱之終累聖明之德也利有攸往者夫夫決之時一陰乘陵于衆陽之上而又勢微力弱下之五陽共進而決去之是君子之道坦然而行无所往而不利也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義曰剛決柔者言以五陽而決一柔猶衆君子去一小人也健而說決而和者此以二體言之下乾爲健上兌爲說以健而決以說而和蓋君子所行必得其中剛不至暴柔不至懦故雖夫決之時用剛以決小人則亦必以和而濟之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者言君子之命令所以顯然不憚宣揚于王庭者蓋以一柔而乘陵五剛一小人而乘陵五

君子是以公行決去而无有畏懼也乎號有厲其  
危乃光也者言君子當此得時得位號令必行之  
際更能兢兢危厲審克而舉則其道益光也告自  
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者言發號施令先告自  
邑之一邑使一邑之人信服之然後告及天下則  
天下无不信服也苟若恃其剛壯玩兵黷武侵伐  
不戢則自取窮凶之道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者言君子之道所以坦然得行者蓋由五剛盛長  
一陰消剝之故也是君子之道大成終美于此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義曰夫至高者天也潤物者澤也今澤升于天是  
必決然流霈于下也故君子觀此之象則施其祿  
惠以及于下居德則忌者此則字當作明字輔嗣  
之說亦曰居德以明禁蓋傳寫之誤耳忌則禁忌  
之義也夫已正則可以責人之邪已是則可以責  
人之非今夬決之世君必先以仁義之德自居于  
身而後可以明其禁忌以示天下使天下皆知其  
禁有不服從者然後決然可以刑加之也不然不  
先示以禁忌則孔子所謂不教而誅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周易口義 卷七  
義曰初九當一卦之下故有足趾之象夫夫之時  
小人乘陵于上而初九以剛明之才欲往決去上  
六之小人故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者夫夫之  
時雖君子之道長然而欲往決勝其小人必須量  
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可進則進決然而發萬舉  
萬全矣若夫不度已力不察彼勢躁急而往則反  
受其害故曰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者  
夫力旣不勝于小人乃決然不顧而往則必爲小  
人之所害而有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義曰九二以剛健居一卦之中則能決然而往排  
去小人不爲惛縮而不進也故雖有驚惕號呼莫  
夜之間而有兵戎之事然亦不煩憂恤之也象曰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者言九二以剛健之德決去  
柔邪之小人而又所行所爲之道无過无不及皆  
得大中之道又何所恤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義曰此一爻有錯倒之文當曰壯于頄有凶獨行  
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何則三應于上上

爲陰柔被決之小人夫既應于小人爲小人之所  
汚辱則何得无咎哉又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以此固知夬夬而後无咎也頌者面之骨謂上六  
也上六處一卦之上故有面頌之象夫剝之卦五  
陰長而一陽在上猶五小人而剝一君子六三於  
小人之中獨能上應君子而不爲剝削之道故曰  
剝之无咎此卦五陽進而決一陰是五君子而決  
一小人也獨九三不與衆君子同心決去小人而  
反私應之是壯于頌凶之道也獨行遇雨若濡有  
愠君子夬夬无咎者夫兩者陰陽和合之所致也

衆賢方共決上六之一小人而三獨應之而其志  
和合故曰獨行遇雨夫小人之性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今夬決之時君子得志而反爲小人之所  
汚辱是獨遇雨而濡潤其身且有愠怒也夬夬者  
敢決之辭也惟君子之人性明而志果居九三之  
位不爲應之所撓奮然決之乃得无咎也象曰君  
子夬夬終无咎也者言九三終能抱公却私與君  
子之衆同德合義以決去小人則无過咎之累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義曰次且者其行不安之貌也衆君子皆欲上進以決去小人九四以不正之質獨當其路爲衆賢之所傷而不得安行也牽羊悔亾也者羊者剛性之物謂九三也言九四若能牽連九三之剛與衆賢協心盡力上決于小人則其悔可亾也聞言不信者九四雖牽連于九三而其悔得亾然九四之性本以剛強而自任故雖聞其言亦不信之也象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者言九四所以聞言不信者以視聽之間有所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義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九五居至尊之位以天下之威而躬親決上六之一小人則決之甚易若去莧陸之草也中行无咎者九五既能決去小人而以中行得无咎者何也夫爲君之道必得天下之賢而任使之賢人衆多則自能決去小人故不勞已力可以安而无爲今九五以萬乘之威而躬決小人是由不能任天下之賢而用之也若能以大中之道而行則方得无咎也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者言居至尊而親決小人雖得中正未足謂之光大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義曰上六以陰柔小人之質當夫決之時居眾賢之上而貪其榮寵戀其祿位不能退避君子而又乘陵于上卒為君子之所誅故雖號呼于天亦終不免其凶咎故先聖戒之言无用號呼亦不能逃其誅而免凶也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者上六當夫決之世而居眾賢之上是其勢微力弱必為眾賢之所誅是不可以長久也

姤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義曰按序卦云夫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夫羣陽並進以決小人小人既去則聖賢之人得其相遇也然謂之姤者蓋以陰而遇于陽以柔而遇于剛也以人事言之則是臣遇于君君遇于臣也以至貴賤尊卑少長師友之間皆得其遇也女壯者此指初六而言也以其以一陰而遇五剛是女之壯者也勿用取女者女之為道固當婉婉柔順從一而終臣之為道必盡心竭力以事其上今初六乃以一陰而遇五陽是剛壯不正不順之女故聖人于此戒之言不可取猶不忠

不一之臣不可用也于此無之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  
大矣哉

義曰柔遇剛也者言初六以一陰而遇五剛也以  
人事言之則是以卑而遇于尊以賤而遇于貴君  
臣上下朋友夫婦之間皆得其姤遇者也勿用取  
女不可與長也者夫以不正不順之女用于閨門  
則不能成其室不正不順之臣用于朝廷則不能  
盡忠而害天下今初六之陰不能專一其行以剛

壯而遇于衆陽是不可與之永長以相處終始以  
相保也故曰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者此以下廣明姤之義也天以一陽之氣降于地  
地以一陰之氣承于天天地之氣相遇故萬物發  
生而章明也故君臣相遇則能成天下之治夫婦  
相遇則能成閨門之事師友相遇則能成其道業  
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者凡人有剛明之德而  
不遇中正之位則不能行其道有中正之位而无  
剛明之德則不能稱其任今九五既有剛明之德  
又居中正之位故能大行教化于天下而盡姤遇

之道者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者夫姤遇之道，患不得其時，得其時，患不得其義。既得其時，又得其義，然又患不能久之也。故君臣相遇不久，則不能治天下；夫婦相遇不久，則不能治國；門朋友相遇不久，則不能成道業。是姤之時與義至大，至難，故先聖于此重嘆美之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而得其生成此姤之象也。后者，天子諸侯之通稱。夫天子之治天下，諸侯之治一國，皆當法姤之象。

發施仁義之教，命以詔告于四方之民，則四方之民莫不順從而悅服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義曰：金者堅剛之物，柅者車輪之下制車之行，是制動之器，謂九二也。初六居姤之始，以一陰而上承于五陽，是剛壯不正之女也。然上有九二最近于已，九二有堅剛之德，能制物之動。今初六若能繫之而不躁求妄動，正一而不遷，則得其吉也。然初繫于二本，非其正。然姤遇之時，人无常親，有賢

者則可以附合不顧正應而繫之也故初六若能專一守正以繫于二則可以獲吉矣有攸往見凶者初六既不能順從于九四之正應而繫于九二則當專一守正可以獲安若苟有所往而妄動則是凶之道也羸豕孚蹢躅者羸豕牝豕也淫壯之甚者也蹢躅躁動之貌言初六既以一陰而上承于五陽又不能專一守正躁動而欲有所往是若羸豕淫躁之甚者也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者夫陰柔之體不能自立必牽繫于剛明之人乃可也今初六以陰而繫于九二之陽是陰道之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義曰魚陰物也謂初六也夫姤遇之時君臣上下貴賤尊卑各以正道交相際接然後事克濟矣今初六之陰來附于已非已所召已得初六之陰如庖厨之有魚然无咎者初之應本在四而已擅之是有咎也以初之來非已所召近而相得可以无咎也不利賓者夫饗賓當以其正今九二所得之魚非其正也初本九四之民今附于已是擅有他人之民擅有他人之民而與人是義之所不可也故象曰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義曰夫姤遇之時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皆得其遇然後有所濟矣今九三上无所應下无所繫是不得相遇之道也然姤之時下之君子欲上進而已當其路又乘九二之剛必見所傷而不得其安行故曰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者言九三雖為下之所傷而以陽居陽所履得正處非有妄若能常自危厲而周防警戒則咎亦无大矣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者言九三不能牽連眾陽而獨當上進之

路所以次且而不安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義曰魚亦謂初也夫姤之卦以一陰而遇五陽則淫壯甚矣然初六既以躁妄之情與二相得而失四之應是猶二庖有魚而四反无之也起凶者夫姤遇之時必得天下臣民然後有所輔助而動作不失其正也今九四以不中不正之身居上卦之下雖有初六之正應而反為九二之所繫則是君无其臣國无其民動而有凶也故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

親戚畔之今九四居不得正履失其中是寡眇之  
人也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者夫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初爲九四之民而繫于二九四不得有之是  
遠于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  
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義曰杞者杞梓之材木之秀者也言此一爻有剛  
明之才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爲姤之主而不遇  
其應雖有衆陽在下來助于已然在下者各固其  
位但如延蔓相纏終无所益是猶杞秀之材雖甚

盛茂而爲瓜之延蔓纏繞之適足爲美材之累含  
章有隕自天者以巳有剛明之才居至尊之位而  
下无賢明之輔是以終日之間焦心勞思以求天  
下之賢蓋自念有倡而无和有令而无從有仁義  
不能施於天下有禮樂不能宣布于四方于是但  
含蓄章美之德以待天下之賢是以盡其至誠不  
舍其命以求天下之賢言天若隕墜我之命則已  
若天未隕墜其命則我求之不已天必生賢明之  
臣以爲巳之輔佐爲巳之應援故曰有隕自天明  
九五求臣之切也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者按坤

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彼以其爲臣之道  
言其在下而含蓄章美之德待其君而後發此云  
含章君之道也九五居中正之位亦含蓄章美之  
德而无中正之臣以輔已而宣發之故守其中正  
之位待其得賢而後已有限自天志不舍命也者  
言此九五之君求賢之切若天不隕墜我之命則  
我之志不舍其求賢之命矣故古之高宗諒闇三  
年其惟不言恭默思道至於夢寐之間孜孜求賢  
以得傳說置之爲相又周之世宗以朝廷左右雖  
有百官而无中正之臣故孜孜求賢以得王朴任  
求賢之心乾乾不已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義曰角者物之最上窮極之處也按此上九居一  
卦之極在无位之地當姤之時上无所遇下无所  
應如至于角窮盡而无所容也吝无咎者以其居  
窮極无位之地上无所容是自取鄙吝又何咎于  
人哉故曰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者言上九  
不能自量其時而進至于角是窮吝之道也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下經卷第七



安安夫夫

...

不測自量其禍而致至于此其禍亦之也

...

...

...

...

...

...

...



